

(第三版)

外国文学简明教程

郑克鲁 主编

后现代主义更进一步地把现代主义本来就很激进的反叛推向了极端。它不但从根本上否定旧的传统，而且还要摒弃现代主义新的规范，被视为一种「缺乏公认的父母的文学」，它试图对小说、诗歌和戏剧的传统形式乃至「叙述」本身进行结构，因而，后现代主义文学必然是一种无视任何既定规范的、极度自由的、「破坏性」的文学，是「反小说」和「反戏剧」，即某种意义上上的「反文学」。

華大
博雅
高校教材

文学史系列教材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华大博雅”文学史系列教材

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
中国近代文学
中国近代文学作品选
唐宋诗词教程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简明教程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小说卷）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诗歌·散文卷）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戏剧·电影文学卷）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
现代中国文学史
中国当代文学（上卷）
中国当代文学（下卷）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一）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二）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三）
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教程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选
外国文学简明教程
外国文学史（一）（古代至16世纪文学）
外国文学史（二）（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文学）
外国文学史（三）（19世纪中后期文学）
外国文学史（四）（20世纪文学）
外国文学作品选（一）（古代至16世纪文学）
外国文学作品选（二）（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文学）
外国文学作品选（三）（19世纪中后期文学）
外国文学作品选（四）（20世纪文学）

王齐洲 主编
程翔章、丘铸昌 主编
程翔章 选注
王兆鹏、郭红欣 主编
张三夕 主编
许祖华 主编
黄曼君、许祖华、孙红震 主编
黄曼君、许祖华、孙红震 主编
黄曼君、许祖华、孙红震 主编
刘中树、许祖华 主编
周晓明 主编
王庆生、王又平 主编
王庆生、王又平 主编
王庆生、王又平 主编
王庆生、王又平 主编
王庆生、王又平 主编
黄曼君 主编
江少川、朱文斌 主编
江少川、朱文斌 主编
郑克鲁 主编
聂珍钊 主编
聂珍钊 主编
聂珍钊 主编
聂珍钊 主编
聂珍钊 主编
聂珍钊 主编
聂珍钊 主编
聂珍钊 主编

责任编辑 / 刘晓嘉 责任校对 / 王胜
封面设计 / 新视点 封面制作 / 胡灿

ISBN 978-7-5622-8336-2



9 787562 283362 >

定价：42.00元

(第三版)

外国文学简明教程

郑克鲁 主编



文学史系列教材

第一章 古代文学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荷马史诗

第三节 古希腊戏剧

第二章 中世纪文学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但丁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莎士比亚

第三节 塞万提斯

第四章 17世纪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笛卡尔

第五章 18世纪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伏尔泰

第三节 卢梭

第四节 狄德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简明教程/郑克鲁主编. —3 版.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622-8336-2

I. ①外… II. ①郑… III. ①外国文学—文学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1084 号

外国文学简明教程

(第三版)

© 郑克鲁 主编

责任编辑:刘晓嘉

责任校对:王 胜

封面设计:新视点

编辑室:高校教材分社

电 话:027—67867364

封面制作:胡 灿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1367(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press.ccnuedu.cn>

电子信箱:press@mail.ccnuedu.cn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字数:399 千字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22.25

版次:2019 年 1 月第 3 版

印次: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42.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欧美文学文选

目 录

欧美文学·上编

导 论	(1)
第一章 古代文学	(6)
第一节 概述	(6)
第二节 荷马史诗	(11)
第三节 古希腊戏剧	(15)
第二章 中世纪文学	(20)
第一节 概述	(20)
第二节 但丁	(25)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30)
第一节 概述	(30)
第二节 塞万提斯	(35)
第三节 莎士比亚	(39)
第四章 17 世纪文学	(46)
第一节 概述	(46)
第二节 莫里哀	(51)
第五章 18 世纪文学	(56)
第一节 概述	(56)
第二节 笛福	(61)
第三节 卢梭	(64)
第四节 歌德	(69)

欧美文学·中编

导 论	(75)
第一章 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	(78)
第一节 概述	(78)
第二节 华兹华斯	(84)
第三节 拜伦	(88)
第四节 雨果	(92)
第五节 太仲马	(97)
第六节 惠特曼	(101)
第二章 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106)
第一节 概述	(106)
第二节 斯丹达尔	(113)
第三节 巴尔扎克	(118)
第四节 福楼拜	(125)
第五节 狄更斯	(129)
第六节 勃朗特姐妹	(133)
第七节 哈代	(137)
第八节 海涅	(142)
第九节 普希金	(145)
第十节 果戈理	(149)
第十一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	(152)
第十二节 列夫·托尔斯泰	(157)
第十三节 契诃夫	(164)
第十四节 马克·吐温	(168)
第十五节 易卜生	(172)
第三章 19 世纪自然主义和其他文学流派	(176)
第一节 概述	(176)
第二节 左拉	(181)
第三节 莫泊桑	(185)
第四节 波德莱尔	(189)

欧美文学·下编

导 论	(193)
第一章 20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197)
第一节 概述	(197)
第二节 劳伦斯	(204)
第三节 罗曼·罗兰	(207)
第四节 杜拉斯	(211)
第五节 格拉斯	(215)
第六节 海明威	(219)
第七节 米切尔	(224)
第八节 昆德拉	(227)
第九节 高尔基	(231)
第十节 肖洛霍夫	(237)
第十一节 索尔仁尼琴	(240)
第二章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	(246)
第一节 概述	(246)
第二节 艾略特	(252)
第三节 卡夫卡	(255)
第四节 普鲁斯特	(259)
第五节 乔伊斯	(265)
第六节 福克纳	(268)
第七节 萨特	(271)
第八节 贝克特	(276)
第九节 海勒	(280)
第十节 马尔克斯	(284)

亚非文学

导 论	(289)
第一章 古代亚非文学	(295)
第一节 概述	(295)

第二节 《圣经》	300
第三节 印度两大史诗	306
第二章 中古亚非文学	311
第一节 概述	311
第二节 迦梨陀娑	316
第三节 紫式部	319
第四节 《一千零一夜》	323
第三章 近现代亚非文学	327
第一节 概述	327
第二节 夏目漱石	332
第三节 川端康成	336
第四节 泰戈尔	340
第五节 马哈福兹	345
第六节 巴尔扎克	349
后 记	349
第一节 绪言	349
第二节 亚非文学的兴起	349
第三节 亚非文学的繁荣	349
第四节 亚非文学的衰落	349
第五节 亚非文学的复兴	349
第六节 亚非文学的展望	349
第七节 亚非文学的总结	349
第八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九节 亚非文学的参考文献	349
第十节 亚非文学的索引	349
第十一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十二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十三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十四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十五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十六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十七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十八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十九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二十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二十一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二十二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二十三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二十四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二十五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二十六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二十七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二十八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二十九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三十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三十一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三十二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三十三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三十四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三十五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三十六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三十七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三十八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三十九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四十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四十一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四十二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四十三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四十四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四十五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四十六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四十七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四十八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四十九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五十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五十一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五十二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五十三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五十四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五十五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五十六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五十七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五十八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五十九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六十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六十一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六十二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六十三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六十四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六十五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六十六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六十七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六十八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六十九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七十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七十一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七十二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七十三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七十四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七十五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七十六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七十七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七十八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七十九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八十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八十一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八十二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八十三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八十四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八十五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八十六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八十七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八十八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八十九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九十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九十一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九十二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九十三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九十四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九十五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九十六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九十七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九十八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九十九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第一百节 亚非文学的附录	349

欧美文学·上编

导 论

从古希腊到18世纪,欧洲文学处在发生和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经历了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特定的社会结构形态,为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条件。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先后出现了人文主义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等基本相同的文学现象,形成了欧洲文学史上流派更迭、思潮相继的基本发展模式。古希腊文学和希伯来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流,文学史上称为“二希”传统,它们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呈矛盾冲突和互补融合之势。欧洲近代文学的人文观念和艺术精神的基本内核,都来自这两大传统。

古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源头之一,其中所蕴含的“人”的思想观念,经由古罗马文学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希腊民族对“人”的重视,与该民族人的自然观、宇宙观有密切联系。古希腊人同自然分离后,就产生了强烈的个体意识,作为主体的人就处在高于自然与社会的位置上,主张人对自然与社会的征服和改造,主体与客体呈分立态势。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人智),是古希腊文化的本质特征。在这种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古希腊文学,就呈现出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特征,具有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古希腊神话是原始初民的自由意志、自我意识和原始欲望的象征性表述。在神话中,神的意志就是人的意志,神的情欲就是人的情欲,神就是人自己;神和英雄们恣肆放纵的行为模式,隐喻了古希腊人对自身原始欲望充分实现的潜在冲动,体现了个体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执著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稍晚一些时候的古希腊悲剧中,英雄们总是因“命运”的重负而深感行动的艰难,但又从不放弃行动的权利,敢于反抗“命运”的捉弄。这种困兽犹斗的抗争,体现出了个体生命的无穷追求与“命运”的不断惩罚之间的矛盾构成的悲剧

意识。这一时期的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学对人性的发掘也就进入了新的阶段。总之,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虽然其中也不乏理性精神,但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对人的肯定上,而不是与原欲相对意义上的理性意识和道德规范。

古罗马文学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古希腊文学中的人本意识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并经由古罗马文学广泛地流传于后世的欧洲文学与文化之中。不过,古罗马人自身独特的文化性格,又使他们的文学带有自己的独特性。古罗马人崇尚文治武功,对人的力量的崇拜常常表现为对政治与军事之辉煌业绩的追求,由此又演化出对集权国家和个体自我牺牲精神的崇拜。因而,古罗马文学比古希腊文学更富有理性意识和责任观念,在审美品格上更趋向于庄严和崇高的风格。但是,古罗马文学人文观念的主体依然是古希腊文学的人本意识,仍属于古希腊原欲型文化的范畴。

希伯莱文学是欧洲文学的又一源头,其中所蕴含的“人”的思想观念,经由中世纪基督教文学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希伯莱文化是一种重灵魂、重群体、重来世的理性型文化。从“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角度看,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中相对于原欲而存在的又一层面;原欲与理性是人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因此,古希腊文化与希伯莱文化各自蕴含着人性中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侧面,因而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既对立又统一,既矛盾冲突又互补相融的。在公元1世纪中叶到2世纪末叶的“希腊化”时期,希伯莱文化与希腊文化出现了第一次矛盾冲突与互补融合,希伯莱文化吸收了古希腊文化的某些成分后,演变成一种新形态的文化——基督教文化。此时古希腊文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希伯莱文化,因而,基督教文化是以希伯莱文化精神为主体的,属于希腊的异质文化。

基督教文学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它的人文观念自然大大有别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其中蕴含的是一种理性化的人本意识,或者说是一种宗教人本意识。基督教文学中的英雄,不像古希腊文学那样是人化了的神,而是神化了的人:他们往往因神性的附着才显得威力无穷,而不是因人智的充分显现才显得神通广大;人的欲望被来自神的那种理性制约着,他们的形象虽显示出了神的崇高,却缺少人的灵性与生机,使人性变得苍白与贫乏。如《圣经》中摩西的形象,其丰功伟绩的建立,俨然是上帝的神力在他身上的显现,是人向神的飞升,而不是神向人的还原。基督教文学中人让位于神、“灵”取代“肉”的现象,表现了人对上帝的崇拜。此外,《圣经》中的英雄身上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和对民族、群体的责任观念,这种精神与观念又进一步升华为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这是宗教人本意识的

又一种体现。总之,重视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质,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早期希伯莱文学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这种尊重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是以后欧洲文学与文化内核的又一层面。

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的大转型时期,人们对宇宙、社会和自我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这一时期,欧洲文化的古希腊古罗马源流与希伯莱基督教源流形成了比“希腊化”时期更大规模的矛盾冲突与互补融合,从而带来了文学中人文观念的重大变化。

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文化走向极端,成为人性的反动,成为人的异己力量,一些人文主义者借用古典文化向它发起了攻击,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希伯莱文化形成冲撞之势。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它的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人性反神性、以个性自由反禁欲主义的思想,是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相冲突的。以人为本和以神为本,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希伯莱基督教文化冲突的焦点。以人为本,归根结底是要求以人性、人智取代神性、神智,从上帝那里找回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也即人自己,因而,这种冲突实质上也就是原欲与理性、肉体与灵魂的冲突。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对基督教文化思想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胜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艺复兴是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它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即原欲与理性、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作了调整,从而有了“人”的觉醒与解放。这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适应性自我调整。当然,文艺复兴运动中既有两种文化的对立与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与互补的一面,因而,人文主义绝不只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它同时又吸收了希伯莱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如原始基督教和《圣经》本身所倡导的仁爱、忍让、宽恕等博爱思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希伯莱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这两种文化都是在人类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们各自都有其发乎人性、合乎人性和违背人性、危害人性的积极与消极因素,因而都有其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所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它们当中任何单一的文化范式都不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反映,因而也不是人类发展所需要的合理的文化模式,只有两者的互补融合才有可能导向正确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便是重新选择文化模式的契机。

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不同国家的人文主义文学中所蕴含的人文观念,正是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在文学中的不同形态的表现。

薄伽丘的《十日谈》把人的原欲作为天然合理的东西加以描写,让人们去追求现世生活的无穷欢乐,表现出“人”的回归与主体意识的觉醒。拉伯雷的《巨人传》中,“巨人”的形象表明了人与神的易位,人取代了上帝,人智的力量是无穷的。小说中“做你所愿意做的事”的名言虽不无偏激,但表达了从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对自由的热切向往。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中,堂吉珂德的追求意识,表达了觉醒的人们要求找回中世纪被压抑的自由天性和人格力量的强烈渴望。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化和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对人的理解的深刻性要远远超过前辈人文主义作家。他早期的喜剧和历史剧,主要表现个性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这和欧洲早期人文主义作家的思想是基本相似的。他的悲剧则表现出文艺复兴晚期欧洲人的迷惘与困惑,更明显地反映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希伯莱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莎士比亚对人的理解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人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作出准确的把握。哈姆莱特的犹豫、延宕、忧郁,正是当时人们面对这多重矛盾时两难心态的艺术化表征。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刚刚从宗教的重压下站立起来的“人”,在精神上与上帝依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俗人本意识和宗教人本意识在他身上的融合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正是近代欧洲文化模式的典型形态。

17世纪的欧洲讲究理性与秩序,西欧一些国家相继爆发内战和宗教战争,一度混乱的社会现实使人们意识到理性、秩序的重要性。也在这个时期,牛顿、哥白尼、莱布尼兹等人的自然科学成果告诉人们,宇宙是井然有序的,因而,社会也应有自己的规范与秩序,个体的人的自由必须合乎或服从于社会规范,而不是一味地“做你所愿意做的事”。哲学家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把人的自我意识、人的思维和理性作为人的本体来看待,赋予人的理性至上的地位。在这种精神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古典主义文学,便以理性作为自己的生命。这种“理性”除了特定的政治内容外,主要指人的思维能力和人的理智。它与中世纪的宗教理性相比,更注重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能动性而否定了神性,这是对宗教蒙昧主义的进一步否定;相比于人文主义思想,它更注重人的理智对情感欲望的制约,强调了对自由的理性规范,这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个性自由的极端现象的反拨。在这种理性主义原则指导下,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通常都处于理智与情感、个人欲望与国家民族利益的矛盾纠葛之中,并最终让理智战胜情感,让个人欲望服从国家民族利益,而服从王权则是最高的理性。古典主义文学中蕴含

的是一种理智化了的人本意识,它既肯定人的自我意志和主体精神,又强调理智对自我的约束。因而,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更疏远了与上帝的联系,也显得更理智、冷静和成熟,但也缺少热情、缺少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

18世纪启蒙文学的“理性”在肯定笛卡儿所讲的理性精神外,又从自然法则的高度,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的社会法则,肯定人的自我情感的天然合理性。这既是对中世纪宗教神性的更彻底的否定,又是对否定情感自由的古典主义理性精神的一种调节与反拨。启蒙文学家大多都把个性与情感自由强调到了高于理性与秩序的程度。卢梭是启蒙文学中崇尚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典型,他否定了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和美的,因而一切发自自然人性的欲望与要求都是合理的,而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却是人性的污染物和罪恶的孳生地。他的《忏悔录》彻底剥开了包裹在人性外面的宗教的和传统道德的遮羞布,还其自然纯真的本来面目,说明了真正值得人崇拜的是人自己而不是上帝。他的《新爱洛依丝》则是一曲心灵自由与情感自由惨遭厄运的悲歌,是对自然人性的热烈呼唤。歌德则比他更现实、更理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寻找着情感与理性统一,寻找着既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又不与外在客体冲突,既满足个人欲望,又不违背社会道德律令的两全其美的道路。然而浮士德一生执著地探索与追求,最终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这正是歌德对“人”的理解与认识的困惑。但歌德通过对浮士德的描写,把对“人”的问题的探索推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启蒙文学对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性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第一章 古代文学

第一节 概述

欧洲古代文学包括古希腊文学和古罗马文学。古希腊古罗马文学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文学的开端。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反映了欧洲从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对古代战争与和平、人与自然搏斗的英雄行为、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等,表现得尤为深刻,因而具有丰富的历史文献价值。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表现了古希腊古罗马人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的理解和思考,其中蕴含着他们较为原始的精神、心理、情感和文化的內容。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在描写人对现世价值的追寻、人与命运的矛盾和抗争中,表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自由、乐观与浪漫、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和自由观念。这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学的基本精神,以后也成了欧洲文学与文化的基本内核。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种类齐全,既有神话、史诗、悲剧、喜剧,又有寓言、抒情诗、散文、小说,有的文学样式虽然不够成熟,却为后来的欧洲文学提供了范例。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与民间口头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神话、英雄传说和史诗,具有文人创作所没有的丰富而瑰丽的想象、纯朴的气息和粗犷的风格。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还比较粗糙和原始,除了史诗以外,一般篇幅都比较短小,构思单纯,主题明确,技巧单一,具有原始的拙朴美。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已经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因素,而且在文艺理论上也基本形成了以再现说和表现说为哲学基础的两种创作倾向,为后来的欧洲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古希腊文学

古希腊位于欧洲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包括今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和爱琴海中的许多小岛。特定的地理条件使古希腊人难以在田地里依

靠农耕方式谋生,而是在海上靠经商、做海盗或到海外开辟殖民地来求生存。这种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造就了古希腊人自由奔放、充满原始情欲、崇尚智慧和力量的民族性格,也培育了古希腊人追求现世生命价值、注重个人地位和个人尊严的文化价值观念。由于古希腊海湾、海岛众多,航海业发达,因此同其他地区特别是同埃及和西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商业、文化联系。

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是古希腊从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时期,史称“英雄时代”,又称“荷马时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神话和史诗。

古希腊神话是原始氏族社会的精神产物,是古希腊人集体的口头创作,是欧洲最早的文学形式,大约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以前。希腊神话的内容是一个广阔浩繁的系统,支脉派系庞杂,具有明显的家族色彩,大体可分为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大部分。

希腊神话中的神祇,像人一样,有情欲,有善恶,有计谋,互有血缘关系,都是人格化了的形象,这就是“神、人同形同性说”。但神祇和人的区别也很鲜明,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人类的生死祸福起着决定作用。

英雄传说中的英雄都是神和人所生的后代,是半神半人式的英雄,具有过人的才能和非凡的毅力,都在某一神祇保护下完成一番惊人的业绩,体现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展示了希腊初民对勤劳勇敢和英雄主义精神的赞美和向往。

从神话和生产力的关系看,它是生产力发展的低级阶段的反映。希腊原始初民因生产力水平很低,缺乏科学知识,认识不了外在世界,只能用幻想的神话去解释自然的和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种种现象,神成了自然力的化身,成为人格化了的自然物,表现出人类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的美好理想。随着人类对自然力的不断认识、开发和利用,有关神话便自行衰亡。

从神话和时代特征的关系看,它是氏族公社社会基本特征的表现。那时阶级还未出现,人和自然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希腊神话反映了这种主要矛盾。如大量故事都是讲述狩猎、放牧和航海等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老辈神谱,表现出母系氏族社会中母权制的许多特征。以宙斯为首的十二主神,则更多地反映了父权制的许多特征,他们很像一个古希腊人的大家庭,大家尊宙斯为“父”,视他为一家之“长”。全部神祇故事,都表现出原始时代的群婚制特点。

从神话和宗教的关系看,它也是希腊宗教崇拜的起源。神话和宗教的关系极为密切,如果没有希腊神话,就不会有古希腊的宗教崇拜。其宗教崇拜的古老对象,就是神话中的众神和英雄,如宙斯、赫拉、阿波罗、雅典娜、赫拉克勒斯等。所以,希腊神话作为宗教,实际上是崇拜他们的部落和城邦,随着城邦的衰亡,神

话作为宗教也就失去了意义。

希腊神话的艺术特征主要有三点：第一，想象力极强。它把自然界万事万物拟人化、神话化，也把人类精神领域、感情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现象拟人化、神话化了，而且入情入理，合乎逻辑，创造出令人难忘的意境和鲜明的形象。如阿波罗的爱情故事、潘多拉盒子的故事等。第二，故事性极强。希腊神话故事普遍具有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而且情节曲折，起伏跌宕，娓娓道来，十分动听。如宙斯和伊娥的故事，哈得斯的婚姻故事，普罗米修斯的故事等。第三，哲理性极强。希腊神话是古希腊先民劳动积累和生活经验的凝聚，也是早期人类智慧和思考的结晶，许多故事都寓意颇丰，引人深思，成为后世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如金苹果的故事、西绪福斯的故事、安泰俄斯的故事、赫拉克勒斯选择人生道路的故事等。

希腊神话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荷马史诗。荷马史诗从一开始就在创作方法和文字技巧方面达到成熟的水平，这说明荷马史诗的原始材料来自多个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口头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是在一个早期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

荷马史诗之后，在公元前8世纪末至公元前7世纪初，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叙事诗人赫西俄德，他给后人留下两首长篇叙事诗：《工作与时日》和《神谱》。《工作与时日》这首教诲诗，规劝弟弟走正直劳动的道路，不要走巧取豪夺的邪路。诗人讲到人类经历了金、银、铜、英雄和铁五个时代，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还通过“老鹰和夜莺”的寓言，反映了氏族贵族仗势欺凌小农的现实。《神谱》叙述诸神的由来，是最早关于宇宙起源和神的谱系的系统描述。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是氏族社会进一步解体、奴隶主城邦逐渐形成的时期，历史上称大移民时代。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抒情诗和寓言。

抒情诗源于民歌，它是伴着音乐歌唱的。主要有双管歌（或称哀歌）、琴歌和讽刺诗等，其中琴歌的成就最大。琴歌以竖琴伴奏，分为独唱体和合唱体。独唱体抒情诗的代表是萨福（约前612—？）和阿那克里翁（前570—？），合唱体抒情诗的代表是品达（前518—前442或前438）。女诗人萨福是古希腊最著名的抒情诗人。她共写了9卷诗，但流传下来的甚少。她的诗多半是抒发个人感情的爱情诗，也有歌颂崇高的母爱与缅怀友人情谊的诗。柏拉图称她为“第十位文艺女神”。阿那克里翁的诗歌颂生活的乐趣，歌颂大自然，歌颂爱情，以清新、优美、形式完整取胜。这种诗后来被称为“阿那克里翁体”。品达的诗主要赞美神和描写体育竞技，特别是赞颂奥林匹克运动的优胜者，风格庄重凝练，具有崇高美，对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抒情诗流传的同时,希腊民间还流传着许多以动物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寓言,相传作者是一个名叫伊索的奴隶,后来整理出来的这些寓言就被称为“伊索寓言”。伊索寓言主要表现下层平民和奴隶的思想情感,是他们的生活教训和斗争经验的总结,比较著名的有《狼和小羊》《狐狸与葡萄》《农夫与蛇》等。伊索寓言对后来法国的拉封丹、德国的莱辛、俄国的克雷洛夫等都产生过影响。

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初,是希腊奴隶制发展的全盛时期,史称“古典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戏剧、散文和文艺理论。

在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期”,雅典是当时全希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希腊文学的繁荣,而代表这种文学繁荣的是戏剧,诞生了以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为代表的三大悲剧家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

古希腊的散文并不是一种单独的文学样式,而是一些哲学、历史著作和演说辞。著名的历史学家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著名的哲学家和演说家有苏格拉底。“古典时期”的文艺理论为后来欧洲的文艺理论奠定了基础,主要理论著作有柏拉图(前427—前347)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的《诗学》。

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2世纪,史称“希腊化”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新喜剧和田园诗。

二、古罗马文学

古罗马属于内陆民族,主要以耕牧方式生存,具有上古农民与牧民的勤劳、勇敢、粗犷和蒙昧的特点。他们凭借自己的军事力量和社会团结力创造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大帝国。他们在武力与政治上超越并征服了希腊,但在文化上却被希腊所征服,古罗马成了古希腊文化的直接继承者。然而,古罗马人崇尚武力,追求社会与国家、法律与集权的强盛与完美,富于牺牲精神和责任观念。这种民族与文化性格就使古罗马文学具有比古希腊文学更强的理性精神和集体意识,因而也具有更强的庄严崇高的气质,但又缺少了古希腊文学那种生动活泼的精神灵气和无拘束的儿童式天真与烂漫。古罗马文学在艺术上强调均衡、严整、和谐,重视修辞与句法,技巧上偏于雕琢与矫饰,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古希腊文学的自然质朴的特征。

古罗马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共和时期、黄金时期和白银时期。共和时期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黄金时期和白银时期则是两个主要根据拉丁语言的发展和文体特征定性的名称。

(一)共和时期(公元前240—前30年)

利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约前280—前204),古罗马文学的奠基人。他翻